

漱冥卅前文錄

史學叢書之一

清代學術概論

梁任公先生著

一冊 六角五分

是書爲梁任公先生所著中國學術史之第五種。將有清一代學術。元元本本。闡述靡遺。學者得此。於清代學術之原委。可以洞知其大凡。書中句讀符號。悉從新式。實爲先生最近之著作。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62)

Liang Sou-ming's Essays
(1915-1922)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再版

品(漱冥卅前文錄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梁 漱 冥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漱冥卅前文錄目次

一晚周漢魏文鈔自序 民國四年錄（甲寅）雜誌

二與張寬谿舅氏書 民國四年錄（甲寅）雜誌

三究元決疑論 民國五年錄（東方雜誌）

四無性談 民國六年錄（東方雜誌）

五司法例規序 民國六年（代人作）錄（司法例規）

六中華學友會宣言 民國六年（代人作）

七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民國七年單行小冊子

八答陳仲甫先生書 民國七年錄（新青年）雜誌

九一個人的生活 民國八年錄（少年中國學會報告）

十答陳嘉謨論因明書 民國八年（補叙大意）

十一李超女士追悼會演說 民國八年錄北京（晨報）

歐冥卅前文錄 目錄

十二 宗教問題講演 民國九年
錄(少年中國)雜誌

十三 唯識家與柏格森 民國十年
錄(民鐸雜誌)

十四 對於羅素之不滿 民國十年
錄上海(中華新報)

十五 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民國十一年
錄(教育雜誌)

十六 合理的人生態度 民國十一年
在北京高等師範講演

十七 沈箸家庭新論序 民國十一年
錄(家庭新論)

十八 印度哲學概論第三版自序 民國十一年
錄(印度哲學概論)

十九 評謝箸陽明學派 民國十一年
在北京高等師範講演

晚周漢魏文鈔自序

民國四年

夫文字之用，始以綜事布意，不以耀觀覽也；然人性好美，或以耀觀覽而爲之。亦猶衣服始以蔽體禦寒，而人智既進，亦以飾觀好。此同爲人類需求，無可賤視，而其本末緩急要不可淆也。本不立則無事其末，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此又人所通識。顧今國人習爲文所尙者皆反此，豈不悖邪？科舉旣廢，廣敷學校，凡天下之所誦習莫非古文辭。溯其立名，蓋唐之梁李韓柳獨孤皇甫之輩，屏棄駢儷，競爲散文，欲以反古所爲作也。其後宋明代有作者，清世方苞建爲義法，學者必稱桐城。考其所爲，皆毗於藝術，將以耀觀覽固文字之末務也。此其說宜委曲申之。李南紀韓集叙云：「文者貫道之器；」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文者以明道；」王介甫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蘇軾諸策亦世所目爲經世文字。凡此皆古文家將以文載道經世之說，若不以耀觀覽者，則吾說非歟？是甚不然也。其爲是說，厥因有五。蓋駢儷淫肆佻

薄，爲古文者力反所爲，兼懲斯弊，深自矜重；志慕三代，三代之文多道仁義；而足使其文磅礴有生氣者，又惟忠義節孝之情，而繪畫淫佻非其任也；又則不識文學自有足重者在，必欲假載道經世以爲重。故細研所謂載道云者，即此表章節孝，稱道仁義，非能樹義析理，有條成貫；經世云者，亦只縱橫自喜，非能覈論政事，訂議典憲。於何證之？曾滌生與吳南屏書云：『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劉孟容爲文喜談性道，曾亦遺之書，以爲未宜兼顧。吳摯甫與人書云：『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又云：『於文體有妨。』今人姚君仲實所爲『文學研究法』，歷舉文學家異乎經學注疏家，史學典制家，及政治家性理家；爲古文者固自道之矣。方望溪古文約選叙言云：『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張濂卿云：『韓文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無四；又云：『四面寫來似無倫次。』夫倜儻云，不可方物云，突云，直云，無倫次云，

此不可以期諸說理之文；而繁重云，繩尺云，此又說理之文所難免或不可免者也。說理之文，務爲整齊縝密而生意自少。其旨以曲盡其理爲歸，文字本體或非所問；而所謂古文者，其旨趣乃唯在此本體。旨趣唯在本體者，以求其文之美爲歸之謂也。凡不同之旨，不可并存，會有牴牾必滅其一，以存其一。爲古文者，蓋滅綜事佈意之旨，以存耀觀覽之旨者也。姚君文學研究法於此，乃有廻護之說，以爲焉必不可談理。因引赤壁賦等篇爲證。不知此非說理之文，但偶爲語以表其理想耳。又引姚措抱之言云：『史記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証也，何等高古！豈似後人刺刺不休邪？夫考證以確信爲歸，此而賞其高古，惡其刺刺，何異於飲饌辨妍媸邪？古文之毗於美術，固不可諱哉！凡此證據，苟不厭煩絮，蒐而集之，可累萬言不盡。夫一民族之興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學術也，學術所藉以存且進者，厥爲文字。（上古簡牘繁重或由口授）存者敘述故典綜事之類也；進者揚播新知，抑

意之類也。今舉國以治古文，圖耀觀覽而廢綜事，揅意之本務，則是斲毀學術，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競存於世界也！嗚呼，豈不悖邪？

章實齋文史通義云：「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唯以好尚逐於文辭焉！」此其所指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者當之矣。蓋學術之蕃戰國爲盛，故其文誠著述之文也。漢武以後學術陽若一於儒宗，而實陰雜諸家，學無所主，語多依違，唯以好尚逐於文辭而有著述，其文非著述之文矣。文以著述學術者必本名家，故學盛，名家之說亦盛。孔子言正名，孟子距諛淫邪遁之辭，墨荀各有專篇，鄧析尹文乃以樹專家，而後世無聞焉，則後世學敝而著述之文不講也。餘杭章氏有言：「自唐以降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償；」又云：「以甄名理則僻遠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又云：「忽略名實，斯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今誠欲蕃進學術，融會歐化，

奈何取材學敵之候不堪用於著述之文也。堪用於著述之文厥唯晚周、東漢與魏。晚周即戰國矣，其宜取材不待言。顧其文猶或不逮漢魏之爲適宜也。漢魏之文勝於世所謂古文辭者三：勝於晚周文者一。一者毗名家而不毗縱橫；一者詞旨膽富，弭中而彪外；一者氣息平近，摹習便易。前二者勝於古文辭者也，末一者勝於古文辭且勝於晚周文者也。古文家纂次古文，未嘗不及晚周。顧其所取恒爲說士縱橫之詞，而鮮及諸子立意述學之作。蓋縱橫則多姿，而本名家者少態也。爲古文者必卑東漢與魏，其故不止一端，而毗名家不毗縱橫亦其一也。餘杭章氏云：「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此謂其毗名家也。縱橫家言滑突是非，詭亂名實，辦事立說之大忌，故曰所謂古文辭者不若漢魏文也。夫漢魏文何以彷彿晚周？以其有所論著，不同夫唯以好尚逐於文辭者耳。是以論者目以經子。

漢魏叢書以經史子集分部

其文非零篇單章而累帙

成書。故晚周漢魏之文亦可曰學者之文，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辭亦可曰文家之文。文家之文，矜縱橫則鳴異說，飾冲穆則守常論，旨義多無可取。學者之文中有所主，不若是也。申旨樹義，又必有詞，詞者名詞，非藻飾之謂。蓋人事日蕃，名詞亦以析而愈多。劉邵著人志方人，剖辨入微者，以詞富得以盡意也。古文則喜縱橫者，繳繞其詞，尙冲穆者，循至枯虛。今之習者，兼治科學，不能博覽古籍，所讀不出策論表誌傳狀之屬，以故恆苦詞窘，不足以摹狀事物。此非細故，故曰漢魏之文，詞旨瞻富，世之古文辭弗逮也。文不以耀觀覽則高古，非所取，平近非所棄。而今日之計學術爲急，則省學者習文之力，以治科學，固所當務也。故審摹習之易者，則平近其選矣。此又漢魏文之勝於古文辭者，且勝於晚周之者也。今茲之選，蓋本斯旨。晚周所取曰禮記，此不盡屬周文，然不便別曰墨子，曰孟子，曰荀子，曰韓非子。五者著錄約四萬餘言。漢魏所取曰淮南子，曰鹽鐵論，曰論衡，曰潛夫論，曰申鑒，曰昌言，曰中論，曰人物志。八者所錄視晚周約倍之，而稍

不足。余以爲異代之文，氣體各異；同代又因人而不同；故取之多代，不如其簡也；取之多家，不如其寡也。簡而寡，則耳目所染不出乎此；行文吐詞不期而自成規。而不然者，氣體駁雜，摹習不專，求其文之潔實難。前人選本恒數十百家，以此相較爲最簡矣。文之至美，無逾莊子。然非可則效學之，恐致廢疾；詭辯不常。更虞溷學者思路，故不取。西漢經學諸儒，順守常論，近於誦數；如春秋繁露，韓詩外傳，說苑，新序之類，亦並不取。論衡諸書，章氏少嫌其非可諷誦。不特論衡諸書皆有訛奪錯簡，墨子爲甚，亦不便誦。然并收之者，余以爲不必求誦也。諷誦者，意將熟其氣局格調，斯未足尙。而味者或裁抑意旨，割截篇幅以相牽就，轉自桎梏。況今著述科學，更非可以此期之者。余幼歲讀書迄今，鮮能成誦；但審視默識爲已足。若習古文者，朗誦以張矜奮之氣，恣爲大言，深可鄙賤，斷當戒之。古今著述可爲模範而此編未收者，在古如晉唐所譯釋迦經論，在今如餘杭章氏候官嚴氏之所著譯經論旨義深省，或未易讀，章嚴之作并皆詞

旨贍富，文字雅正，有勝古人，斷爲學者所當儀刑。要之凡爲文期於事用者，舉名運詞要有當於所命意，又無違於訓詁；揀蕪濫，遠乖僻，御以明潔之思，雍容之度，斯爲大雅；外此則詞章文藝，非學者所必務。

民國四年九月漱冥記

寄張寬溪舅氏書

民國四年錄（甲寅雜志）

寬舅左右：三次信片均代轉致。尊體遠和久縈鄙懷，怒焉弗釋，第恨無術飛達君所，一相瞻省。家君愛重清才，尤殷馳繫，祇以世務溷人，書緘稀曠耳。舅寄身遐域，時多關懷家國之思，憂形楮墨。此於病匪宜，於他日入世經世尤非宜。溟竊見今世不仁之人，鑿情富貴，仁人蒿目而憂世患，非楊則墨。夫楊固非儒，墨亦奚足爲儒。舅誠欲爲真儒，楊固不可爲，亦奚有於墨？墨者之爲，知僥行徑，而無道爲之樞，故不數十年而絕。所謂「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水淺者速涸，溪狹者速竭。」荀卿謂其「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又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是已。儒者務致中和，子思述孔子之言，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中庸，儒者之道也。恢然若天地之苞萬物，使人養生送死，乎其中而不爲出位之思，而其術要在禮樂。樂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

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蓋情不可極，極則橫決矣。儒者經世不能絕人情，故務節之，和之，而後可以長治久安。曲儒不識，憂情愁苦以爲仁，激昂憤慨以爲義，戾氣充塞而人情淫僻。憂苦之極，嫉人厭世；憤慨之極，縱慾玩世；橫決之禍乃烈矣！韓愈自命醇儒，而所爲詩有『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忘，是非得失付閒人！』慨然有出世之思。蓋禮樂不興，中庸道絕，此意唯佛學者洞澈本原，慧心溥照，能默識之，而儒言儒服者轉昧昧焉。故士誠有經世之志，則爲真儒，與儒術而已矣。而不然者，賢者之過吾寧知其果愈於不肖者之不及邪？古有侑卮焉，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吾懼其不爲虛敬，而爲滿覆也。雖然，旣憂苦矣，旣憤慨矣，將何道以解之？吾不敢以佛說進，吾姑爲淺譬焉。王曾曰『志不在溫飽』，謂一己之溫飽至賤末，非所顧慮也。一人之溫飽爲賤末，則二人者亦賤末耳，積之至於萬衆亦賤末耳。而顧志在治國平天

下平治之效，萬衆之溫飽而已。此譬猶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語出墨子）於義固不牴牾邪？夫世間舍養生送死亦更奚事？國破世亂而至於極，亦只生不得其養，死不得其送而已，又奚加焉？國治世寧而至於極，亦只生得其養，死得其送而已，又奚加焉？概乎其不足道者也。此而不明而憂苦焉，而憤慨焉，或非有道者之爲乎？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吾竊慕夫坦蕩蕩者也。專此佈臆，伏冀諒察。寒冬善自攝衛，務爲寬閱，黜落煩慮，勿藥可期。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寬溪先生是先母的堂弟，而年齡却與我一般大，當小時是極相得的伴侶。他聰明而老成，好學而有志於事功，先父極爲器重，朋輩所期望他的都很遠。十七歲在京師譯學館卒業，二十一歲在北京大學法科卒業，又到英國愛丁堡去留學，二十三歲就以吐血死在英國了。他致病的最大

原由是憂思和用功的過度，故爾我這封信勸他不要如此。迨我信付郵後不多日，就接駐英使館來電報告他的凶耗，所以此信他究竟得見與否尚在難定。當時曾以稿寄蔣章行嚴先生，所以甲寅雜誌曾爲載過。現在我要在這裏聲明的是這信中的持論除掉反對『憂情愁苦以爲仁，激昂憤慨以爲義』而主張儒家的『中庸』大體上尙沒錯外，其後面引王曾『志不在溫飽』一語而解說的一段則甚悖謬。吾人感情之流行如何乃得恰好此誠所當注意然其道自在有以立『發而中節』之大本而必不容於既發之後以意爲之損益損之則拂益之則僞皆爲悖乎自然之真趣却是世人多不曉此而每每於情念之不能去懷者便援立一說強自排遣貽害心理猶且以爲得計如我解說的那一段話便是這樣。在佛教中常常教人持種種觀想以對治種種的情念我當時所以出此似不無受其影響。從這解說的結論就謂『國破世亂國治世寧

概乎其不足道』真是不仁之甚。現在翻出來自己看去，直是刺目刺心，有陸象山所謂『如傷我者』之感。十二年五月漱冥記。